



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岳 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

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年版译出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岳 麟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5 插页 6 字数 458,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册

ISBN 7-5327-1807-7/I·1085

珍藏本定价：34.40元



作 者 像

## 译 本 序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费奥多·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名字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他一生坎坷,与困难和贫穷相纠结,但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活动,创作了大量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其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他的作品给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增添了瑰宝。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一家贫民医院的医生,有兄弟姐妹六人。他家里晚上经常书声琅琅,这位未来的作家渴求知识、爱好文学是受了家庭的熏陶。他十三岁时(一八三四年)就读于一所私立寄宿中学,一八三八年按父亲的愿望进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学习。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对文学已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觉得他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知识索然乏味。他课余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歌德、席勒、雪莱和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曾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同时也尝试文学创作。在普希金作品的影响下,他创作了剧本《鲍里斯·戈东诺夫》。一八四三年他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在工程局任绘图员。一八四四年他辞去了绘图员的职务,便专心致

志地从事文学活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活动是从写作中篇小说《穷人》开始的，一八四六年作者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上发表了这部作品。小说通过小官吏马卡尔·杰武什金和少女瓦莲卡·杜勃罗谢洛娃这两个小人物，叙述了一个平凡但寓意深刻的故事，反映了他们与那可怖而冷酷的现实社会的冲突，在这个社会里普通的人简直无法活下去了。小说受到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热情的鼓励和推崇，别林斯基还写了评论，称赞这部小说“质朴无华而又多么真实”。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成为名震文坛的作家。

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起阻碍作用的俄国封建农奴制关系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兴起，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四十年代末，在俄国社会矛盾发展了，更趋尖锐了，因而出现了各种新的革命组织。当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起着重要的作用。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农奴制的民主思想影响下，一八四七年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他是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讲座的听众之一。当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宣传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思想，激烈地抨击俄国专制农奴制度，并讨论举行人民起义推翻农奴制的问题。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全盘接受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观点，他在小组会上对社会主义理论发表了怀疑的见解，明显地暴露出他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概念。一八四九年四月，他和三十九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反动当局逮捕，他被控告的罪名是传播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同谋设立地下印刷所印发革命传单。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被囚禁了八个月后，他和二十名彼得

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判死刑，临刑时，忽然获得了宽赦，改判苦役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服苦役四年，后又被流放到塞米帕拉金斯克服兵役五年。他在服苦役和流放期间，不仅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而且他的思想和心理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随着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镇压而破灭了，他不再相信革命是使人们从被侮辱与被损害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而确信专制制度是不可推翻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虽然起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的所作所为，始终怀着强烈的憎恨。一八六二年他曾去西欧旅行，在德、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使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道德败坏，犯罪率剧增，人民大众越来越陷入贫穷和不幸的境地。这些亲眼目睹的事实使他对资本主义加深了认识，回国后，他用游记体裁写了《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记述了他游历这些国家的观感，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一切残酷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评论。

流放生活结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又拿起搁置了将近十年的笔，开始他的文学活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所写的作品，都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仍以贫穷、社会不平和阶级矛盾为题材，描写俄国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的疾苦和社会的状况。然而作者的世界观必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让主人公受苦受难、容忍一切、饶恕一切、从宗教中求解脱的思想几乎成为他这个时期的作品的基调。

一八六一年他发表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小说通过娜塔莎和涅莉的悲剧，揭露了有权

有势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之流欺凌软弱无力、贫苦而又备受侮辱的人们那卑劣残忍的心理及其罪恶的行径，但同时，作者却企图给被侮辱的娜塔莎找到一条出路，那就是以受苦来换取未来的幸福，以痛苦来净化精神。

一八六二年，他接着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死屋手记》。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接触到了使他深感惊讶的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各种性格，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他在小说里发表了他的见闻、观察和思考，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沙皇政府的苦役及其惨无人道的刑罚。小说里所描写的情景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这部作品特别显得真实。

他的长篇名著《罪与罚》于一八六六年发表在《俄罗斯通报》上。作者在这部小说里以同情的笔触塑造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象，并以彼得堡贫民区为背景描绘了他们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小说显示了作者的创作才华和巨大的艺术表现力，但是这部作品的基调也是宣扬逆来顺受、宽恕一切、从宗教中求解脱的思想。

《罪与罚》问世后十余年间，作者又创作了长篇小说《白痴》（一八六八年）、《少年》（一八七五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等。这些作品在他的文学遗产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长篇小说《白痴》里，作者想塑造一个好人的典型，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爱和亲如手足的友好团结的理想。梅什金公爵应该是这个理想的化身。这个老实人准备为每个人受苦，容忍一切，饶恕一切。在他看来，追名逐利的无耻之徒和为崇高的自由



理想而斗争的人都是为恶效劳。作者在写作《白痴》的过程中，就意识到自己笔下主人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他把小说题名为《白痴》。

《少年》的主人公阿尔卡其·多尔戈鲁基醉心于“罗特希尔德思想”，希望变得象这位法国银行界巨子一样富有，因为象罗特希尔德那么有钱，他就可以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这个少年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有从上而下看人的观点；但少年并不想统治别人，他需要获得的是自由。少年后来放弃了这种思想，因为他看到“罗特希尔德思想”的愿望不但违反道德规范，而且同各种犯罪行为联结在一起。作者在小说里又无力地宣扬他的哲学思想，但小说毕竟深刻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俱来的追求暴富、冒险和掠夺的风气，以及营私舞弊等现象。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揭示了一个贵族家庭的分崩离析的情景。作者把色鬼费奥多·卡拉马佐夫、厚颜无耻的伊凡、自私自利的德米特里和虚无主义的斯美尔佳科夫同小说中主要人物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作对比，不仅使人物的复杂的性格鲜明突出，而且使矛盾和冲突得到尖锐的表现，从而揭示了生活中的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解体。阿辽沙·卡拉马佐夫是在修道院里教养长大的，他想要用基督的宽恕一切的精神来跟世界上的恶斗争。他的老师、神父佐西马老人，一个没有血肉的非现实的形象，认为社会上使东正教起首要的作用才是消灭一切社会的恶和不幸的办法。小说总结了作者对人类和社会命运的思考，对于了解作者的艺术和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

长篇小说《罪与罚》不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代表作，

而且是强有力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按照作者的构思，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小市民。他家境贫寒，在社会上没有有财有势的靠山；由于缴不起学费，他不得不从大学里退学；谁也不愿意聘请一个贫穷、衣衫褴褛的青年去教自己孩子的书，他丢了教书工作；他很久没有缴付房租，女房东不再供给他伙食，并要把他撵走；他贫穷、饥饿，加上亲人生活也很困难，使他十分痛苦，他委实陷入了万难忍受的、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性格刚强、孤傲，不愿顺从地听任命运的摆布，在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不得不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在那里一个人的前途、地位、财富是用伤天害理的手段得到的，而老老实实在过日子，将会一无所获，始终处于贫困的境地。面对残酷的现实，拉斯柯尔尼科夫根据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产生了一种荒谬的思想，认为有一种可以摆脱任何社会、任何人类的准则的超人。按照他的理论，所有的人被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活着必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他们不过是繁殖同类的材料；但是不平凡的人可以不受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有权利干一切犯法的事，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是统治者，是超人。

那末他拉斯柯尔尼科夫属于什么人呢？他能不能“破坏原则”？他是不是不平凡的那类人物，能够随心所欲地犯法，而良心不会受到任何谴责？“权力只给予敢于去取得它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想统治人，想做随心所欲的拿破仑式的人物，为实验他是不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最后他发展到去杀死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死那个老太婆时，他首先竭力想肯定自己是个特殊的人：“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而

是别的东西……当时我要知道，要快些知道，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还是不能越过？……我是只发抖的畜生呢，还是我有权利……”

拉斯柯尔尼科夫犯了罪后，他的精神崩溃了，与人隔绝和分离的感觉使他痛苦万分，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不是拿破仑：“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不是老太婆，我就这样一下子毁了自己，永远毁了！”他的荒谬的思想就此彻底破灭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失去了旧基础的俄国小市民阶层受到了双重压迫：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走向破产；但是资本主义的繁华景象、高官厚禄和发财致富的机会却诱惑着他们，他们幻想跻身于上层社会。小市民阶层的地位决定他们不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而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推入了濒于死亡的困境。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与悲惨命运，逼使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摆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遇的出路。小说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形象，反映的正是那个时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小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的矛盾。拉斯柯尔尼科夫幻想突破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取得权力，做人类的恩人，做为所欲为的拿破仑式的人物。他的荒谬理论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意识的基础上的，所以他理想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仍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反抗，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是有害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按照革命的理想去改造社会，必然招致悲惨的结局。

《罪与罚》的主题是描写“个人主义的反抗者”。作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反抗并不寄予同情，而对他进行了谴责，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使用了暴力。为此，作者在小说里塑造了温顺的、逆来顺受的、苦难与爱情相结合的索尼雅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

来宣扬他的人应该受苦、受苦就是赎罪的说教。索尼雅的形象是苍白无力的，它在小说里仅仅起了充当作者说教的传声筒作用。按照作者的说教，拉斯柯尔尼科夫应当抱着和索尼雅同样的信仰使精神再生，去开始新的生活，为此，小说的结尾给拉斯柯尔尼科夫安排了一条走向虚无缥缈的天国之路，让不信上帝、不犯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雅基督的受苦精神的感召下终于悔悟过来：

“在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新约全书》。他无意识地把它拿了出來。这是她的书，就是她曾经念拉撒路复活一章给他听的那本书。……”

“现在他没有打开过书，可是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再现了社会的不平，喊出了被侮辱与备受压迫的人们的痛苦，可是他只是叫人容忍、顺从，求上帝保佑。上帝只能抚慰贫苦无告的人们的心灵，而不能改变他们苦难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以宗教、道德代替革命，消灭社会的不平，实际上是为被侮辱与备受压迫的人们指引一条绝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相信革命，迷失了导向人类社会光明的未来方向，他不可能为他们找到出路，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和最大的不幸。

《罪与罚》中除了着重描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困苦的生活以外，同时又深刻地描写了索尼雅的父亲马尔美拉陀夫如何由穷愁潦倒走向毁灭的经过。对马尔美拉陀夫一家悲惨命运的描写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辞职的九等文官马尔美拉陀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牺牲品。他在机关里被裁员，再也找不到差事，一家五口无以为生。他贫困潦倒，走投无路，成天坐在酒店里

排遣愁闷，发出“这样的日子活不下去”的绝叫。穷苦人同病相怜。他在酒店里与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见如故，向他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喟然叹道：“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因为往往有这样的時候，你一定得有条路可走！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遭受和马尔美拉陀夫同样命运的人何止千万。正如马尔美拉陀夫在愤愤地控诉社会不平中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穷苦然而清白的少女依靠诚实的劳动能挣很多钱吗？如果她是老老实实的，没有特殊的本领，即便她双手一刻不停地干活，一天也赚不到十五戈比”。他的长女被逼为娼，不仅是为了养活自己，而且是为了父亲一家免于饿死。一天，喝得烂醉的马尔美拉陀夫在回家途中被一辆贵人马车的马给踩死了。这个被资本主义践踏得奄奄一息的小官吏成了马蹄下的屈死鬼，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死后，他的妻子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精神失常，带领三个孩子上街求乞，因肺病复发，在街上咯血而死。马尔美拉陀夫一家就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了。

（小说深刻动人地描绘了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酗酒、卖淫的病态现象的社会根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提出了愤怒的控诉。）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社会下层，熟悉贫民区污秽的小巷和阴暗潮湿的斗室里贫苦无告的人们的生活，对他们的悲惨命运感同身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正因为作者对社会下层贫苦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才能对人们的悲痛、苦难和屈辱作出如此深刻、逼真的描写，使读者处于千万人受苦受难的悲怆凄恻的气氛中，从而激起对资本主义制度无比的愤怒和憎恨。在十

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中，他首先把都市贫民的悲惨遭遇引进了文学。他是俄國小市民阶层的一名代言人。

小说作者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不仅描写了受苦的、温顺的和逆来顺受的人们，而且也刻划了贪婪的、自私的、卑鄙无耻的和踌躇满志的人们。小说把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作了强烈的对照，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并使矛盾和冲突得到了尖锐的表现。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和资产阶级律师卢仁，是作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家和马尔美拉陀夫一家对立的人物在小说里出现的，这两个人物在与道德品质高尚的杜尼雅和索尼雅对比之下，显得何等卑劣，何等渺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个形象概括了地主阶级的性格特点。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个十足的淫棍、坏蛋和犬儒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也只有一个“我”，自以为在生活上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他的内心充满了肉欲和享乐的渴望，生活腐化堕落，尽管他有了偌大一把年纪，然而他对年轻美貌的家庭女教师杜尼雅还存非分之想。自从杜尼雅因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吃醋而被撵走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还是不甘心，他赶到彼得堡去对她进行利诱和威胁。一次，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偷听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雅的谈话，在谈话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向她坦白了他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经过，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就以此要挟拉斯柯尔尼科夫，并威胁杜尼雅，想使之屈服。来到彼得堡后，他又寻花问柳，过他那荒淫无耻的生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害死他妻子玛尔法·彼得罗夫娜的真正凶手。后来他自知作恶多端，用手枪自杀，了此残生。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就是“为所欲为”的原则的化身。

律师卢仁是个资产阶级的典型。他醉心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他的人生信条：“你爱人，首先爱你自己”，“为我发财，也就是为大家发财”。在他看来，个人的利益是唯一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他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因为金钱才能抬高他的身价和地位。不论是对爱情、婚姻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都是以“我”为中心。他所以想娶杜尼雅为妻，是因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妻子，才会对他感恩戴德，服服帖帖地听从他摆布。锱铢必较的卢仁虽然叫杜尼雅和她的母亲也到彼得堡去，但他只答应替她们托运一只箱子，其他一切费用都要她们自己负担。他对杜尼雅的穷哥哥拉斯柯尔尼科夫俨然以恩人自居，遭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鄙视和冷嘲热讽后，他就怀恨在心，于是使用卑劣的手段挑拨他们母子和兄妹的关系。杜尼雅终于认清了卢仁自私、卑鄙的面目，断然和他决裂了。但卢仁并不死心，他假惺惺地以帮助索尼雅一家的困难为名，送钱给她；之后忽然翻脸，利用她那卑贱的社会地位，诬告她偷窃了他的一百卢布，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誉，证实他所揭发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曾送钱给那个下流女人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企图造成兄妹间的不和，而他趁机可以与杜尼雅言归于好，使破镜重圆。小说把卢仁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刻划得深刻动人，淋漓尽致，使他那伪善、自私、吝啬和阴险毒辣的性格跃然纸上，从而激起读者对他强烈的憎恨。

总之，长篇小说《罪与罚》再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彼得堡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个社会里残酷的生存竞争只使少数人发财致富，飞黄腾达，而使大多数人遭到破产毁灭。作者的笔主要写社会下层贫苦无告的人们，为

他们控诉社会的不平。作者的心灵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与小说里的人物一同激动和痛苦。作者所构思的故事情节具有尖锐的紧张性和深刻的戏剧性。在人物的描写上，作者紧紧地抓住了人物的灵魂，深刻地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自己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因而作者也陷入了精神亢奋、不能自持的状态。对反面人物，作者以犀利的文笔剖析他们的阶级本质，突出了他们的性格特点。《罪与罚》不仅是一部社会、哲学小说，而且也是心理学小说。作者在小说中不仅对中心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的描绘细腻而又真实，入木三分，而且对各种人物的缺点和恶习也都刻划得细致入微。作者也指出这些缺点和恶习都是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所造成的。酗酒、卖淫、犯罪在小说里是作为资本主义病态现象加以揭露的，并指出这些病态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小说把美与丑、高尚和卑劣作了强烈的对比，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没有任何夸大。《罪与罚》是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幅悲惨图画。

本书的注释主要是从十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五卷中摘译的，又从苏联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罪与罚》中摘译了一部分作为补充，便于读者了解小说中所描写的俄国社会状况。

译 者

一九八一年十月



## 重要人物表

- 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爱称：罗佳、罗奇卡、罗杰尼卡）——法律系大学生
- 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拉斯柯尔尼科娃——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
- 阿甫陀季雅·罗曼诺夫娜（爱称：杜尼雅、杜涅奇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子
- 德米特里·普罗柯菲依奇·拉祖米兴——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同学，后与杜尼雅结婚
- 谢苗·扎哈罗维奇·马尔美拉陀夫——退职的九等文官
- 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马尔美拉陀夫的后妻
- 索菲雅·谢苗诺夫娜·马尔美拉陀娃（爱称：索尼雅、索涅奇卡）——马尔美拉陀夫的长女
- 波丽雅（爱称：波列尼卡、波列奇卡）——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前夫所生的长女
-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高利贷者
- 丽扎韦塔·伊凡诺夫娜——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异母妹子
- 阿尔卡奇·伊凡诺维奇·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地主
- 玛尔法·彼得罗夫娜·斯维德里加依洛娃——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妻子
- 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律师
-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警察局侦查科长